

四庫全書

子部

醫說卷十

小兒初生不飲乳及不小便妳汁二合葱白一寸分四破右以銀石器煎取一合注子灌立愈

兒臍血出

小兒初生未滿月多啼叫至臍中血出以白石脂末貼之即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兒臍久不乾

當歸焙乾為末右著臍中頻用自差予家小兒病臍濕

酒之類皆致兒病丹也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胃背其熱如火輕輕著手則痛不可忍急為砭出血為上策千金有服食並榻湯皆可用

以上皆李左司保生要方

小兒吐瀉後成慢驚

小兒吐瀉或成慢驚昏睡手足似搐而不甚搐金液丹半兩白丸子三錢同研極細生薑米飲調下三錢多服乃效服至一二兩無害候胃氣已生手足漸煖漸減金液丹增白丸子以意詳之

小兒初生不飲乳

小兒初生不飲乳及不小便妳汁二合葱白一寸分四破右以銀石器煎取一合注子灌立愈

兒臍血出

小兒初生未滿月多啼叫至臍中血出以白石脂末貼之即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兒臍久不乾

當歸焙乾為末右著臍中頻用自差予家小兒病臍濕

出膿及清水者五十餘日一傳而乾後因尿入瘡復病

又得傅愈

良方

薏苡浴兒

薏苡葉煎湯浴初生嬰兒一生少病暑月可作熟水暖

胃益氣血

瑣碎錄

臍風撮口

小兒初生一七內忽患臍風撮口百無一活坐視其斃者皆是良可憫有一法極驗世罕有知者凡此兒齒齟

上有小泡子如粟米狀以溫湯蘸熟帛裹手指輕輕擦
破即口開便安不用服藥神妙

保生方

瘡

瘍生於頰

雄黃治瘡瘍尚矣周禮瘍醫只療瘍以五毒攻之鄭康
成注云今醫方合五毒之藥用黃螫置石膽丹砂雄黃
礬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取之
以注瘡惡肉破骨則盡出楊大年嘗筆記其事族人楊

嶠年少時有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內潰出膿血不輒吐之痛楚難忍療之百方彌年不差人語之依鄭法製藥成注之瘡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遂愈後更安寧信古方攻病之速也黃螫即瓦合也

本事方

木癡成瘡

南方多雨有物曰木癡其大概類鼻涕積陰而生於古木之上聞人氣則閃閃而動人過其下有墮於人體間者即立成瘡久則遍其肌體時有客患其木癡之瘡遇

一道士謂曰以朱砂麝香塗之即愈客如其言果愈

耳塞敷瘡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作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盡出愈

邵氏聞見錄

壁土治瘡爛

暑月肌膚瘡爛或因搔成瘡者林才中嘗暑月臥病肌膚多瘡爛汁出有一乳媪曰此易差也取乾壁土揉細末傅之隨手即差

良方

治瘡久不合

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一錢七酒服治瘡

久不合

東坡
大全

治下疳瘡

有富家子唐靖年十八九未娶忽於陰頭上生瘡初只
鍼眼來大小畏疼不敢洗刮日久攻入皮肉連莖爛一
二寸許醫者止用膏藥貼之愈疼亦無人識此瘡有貧
道周守真曰此謂下疳瘡亦名妬精瘡緣為後生未娶

精氣益盛陽道興起及當泄不泄不泄強泄脹斷嫩皮
怕疼痛失洗刮攻入皮內日久遂爛有害却命者靖告
先生為治之守真曰若欲治此疾須是斷房事數日先
用荊芥黃皮馬鞭草甘草剉入葱煎湯洗之去膿靨以
訶子燒灰入麝香乾摻患處令睡睡醒服冷水兩三口
勿令陽道興起脹斷瘡靨堅即愈

庚志

遍身患瘡

凡人患瘡遍身有百藥不效者用檳榔一箇為細末生

硫黃一錢同研細入膩粉一錢和均每用一錢安手心
內油調塗外腎不得洗手但擦手令乾可也一兩日間
瘡便愈

臘瘡

有一種臘瘡赤腫而痛用黃連黃蘗之類皆涼藥也久
而不愈其瘡冷矣却當用溫藥如鹿角灰頭髮灰乳香
之類治之當愈此陰陽寒暑往來之理也

醫餘

豐瘍

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凡人血行而擁則瘡癩於
虛穴處則生核謂之豐瘍豐瘡生也瘡差核亦消

東坡
物類

相感
志

獺髓補瘡

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
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瘡
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琥珀太多及差痕不減左

頰有赤點如痣

酉陽
雜俎

石菖蒲愈瘡

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癢手足尤甚然至頸而止粘着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任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剉日乾之舂羅為末布簾上使病人恣臥其間仍以被衣覆之既不粘著衣被又復得睡不五七日之間其瘡如失後自患此瘡亦如此應手神驗其石菖蒲絡石者節密入藥須此等

風熱細癩

有人病遍身風熱細癬癢痛不可任連胃脘臍腹及近
隱處皆然疾涎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
兩水一升揉攄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參末為丸桐子
大三二十九丸溫水下食後次日便愈

風毒濕瘡

有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濕瘡如馬爪瘡
他處並無痒熱而痛大小便澁出黃汁食亦減身面微
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鱺魚松脂黃丹之類藥塗上瘡愈

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啗喜魚蝦
發風之物急令用溫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四兩
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均塗瘡上即時熱減痛瘡皆
去仍服八正散日三服分散客熱每塗藥得一時久藥
已乾燥又再塗新濕藥凡如此二日減三分之一五日
減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既愈而問曰此瘡何緣至
此日中下焦蓄風熱毒氣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須
常禁酒及發風物然不能禁酒果然患內痔

王說本草衍義

患瘡

踐壞竈土令人患瘡踏雞子殼令人得白癩風

魚臍瘡

皇祐中學究任道腿間患一瘡始發赤腫復絕便變黑後穴則有黃水出四邊浮漿起累治不差醫王通省之此瘡狹長似魚臍下瘡也遂以大鍼鍼四向井中隨鍼有紫赤水汁出如豆汁言此一因風毒蘊結而成二因久坐血氣凝澁而致三因食肉有人汗落其間也道曰

素好讀書而久坐此疾數歲前夏月道中買豬脯味水
飯疑似人肉食已後得斯疾通曰與誤食人汗不遠矣
以一異散子用雞子清調傅其瘡日三易數日得愈道
堅求其方通曰止用雪玄一味自後累訪名醫求其雪
玄何物醫皆不識道因至許鄭間會醫者郝老曰嘗記
聖惠有一方治此疾用臘月豬頭燒灰以雞子清調傅
此乃是也雪玄非郝老博學多記後醫豈不惑耶

名醫錄

頭瘡禁用水銀

小兒頭有瘡有虱切不可用水銀擦自瘡而入經絡必
緩筋骨百藥不能治醫方併云人有患漆瘡者不可以
朱漆器灸熱熨之恐朱中有水銀入經絡也黑漆器則
不妨此方正類以生草烏塗白禿以巴豆薰痔而致死

者

瑣碎
錄

治惡瘡

南豐市民嚴黃七兩足生瘡臭穢潰爛衆皆驅斥不容
迹出貨角器於村野而旅邸又不容至京潛投宿於五

夫人祠下夜半遭黃衣吏訶逐曰何人敢以腐穢脚觸
汚此間謝曰不幸纏惡疾無處見容冒死來此紛拏次
夫人抗聲令勿逐且呼使前曰吾授汝妙方用漏蘆子
一枚生乾為末入膩粉少許井水調塗當效嚴拜謝依
而治之果愈

類編
同上

治善惡瘡

仁宗在東宮時嘗患胖腮命道士贊能治療取赤小豆
四十九粒呪之雜他藥為末傅之而愈中貴任承亮在

傍知狀後承亮自患惡瘡瀆死尚書郎傅求授以藥立
愈問其方赤小豆也承亮始悟道士之技所謂誦呪乃
神其術耳久之泌官過豫章或苦脅疽幾達五臟醫者
治之甚捷承亮曰君得非用赤小豆耶醫驚拜曰某用
此活三十口願勿宣言周少隱病宗室彥符傳之曰善
惡諸瘡無藥可治者皆能治有生發背狀如爛瓜周鄰
家乳婢復疽作用之皆如神其法細末水調傅瘡及四
傍赤瘡藥落再傅之

同上

搔髮際成竅出血

頃有一人指縫中因搔癢遂成瘡有一小竅血濺出不止用止血藥及血竭之類無效數日遂不起後有一人於耳後髮際搔癢亦有一小竅出血與前相似人亦無識者適有一道人言此名髮泉但用多年糞桶穢曬乾燒灰傅之當愈果如其言使前指縫血出遇此亦必愈

病肥脉

許慎云人病肥脉癰疹當取人姓曹氏帛布拭之則愈

也

傅瘡

燈花末傅金瘡止血生肉令瘡黑今燭花落有喜事不

爾得錢之兆也

草本

病癩

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乃賣糧棄送於山穴中瞿自
怨不幸吁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
詳瞿知其非常人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

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僊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僊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煉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陟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抱朴子

脚瘡

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然無事夏月臭爛疼痛不可言一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惹著蛇交遺滙瘡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蝦蟇搗碎傅之日三四換凡

三日有一小蛇自瘡中出以鐵鉗取之其病遂愈

摘青雜說

黃連愈癬

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
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
宣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為末蜜丸桐子大日乾臨臥

酒吞二十粒

東坡大全

五絕病

五絕

五絕病者一曰自縊死氣已絕二曰墻壁屋崩壓死氣已絕三曰溺水死氣已絕四曰鬼魔死氣已絕五曰產乳死氣已絕並能救治之問葛生授何人得此神術能活人命生曰我因入山採藥遇白衣人問曰汝非葛醫生否我乃半夏之精汝遇人有五絕之病用我救治即活但用我作末水丸令乾入鼻中即生矣

名醫錄

治卒死

劉太丞毘陵人有鄰家朱三只有一子年三十一歲忽

然卒死脉全無請太丞治之取齊州半夏細末一大豆
許納鼻中良久身微暖氣更甦迺遷無事人問卒死太
丞单方半夏如何活得死人答曰此南岳魏夫人方出
外臺秘要

凍死

人路逢淒風苦雨繁霜大雪衣服沾濡冷氣入臟致令
陰氣閉於內陽氣絕於外榮衛結滯不復通故致禁絕
而死若早得救療血溫氣通則生又云凍死一日猶可

活過此則不可也

溺死

人為水所沒水從孔竅入灌注臟腑其氣壅閉故死若早拯救得出則泄瀉其水令氣得通便得活也又云半日及一日猶可活氣若已絕心上暖亦可活

自縊

人有不得志意者多生忿恨徃徃自縊若覺早雖已死徐徐捧下其陰陽經絡雖暴壅閉而臟腑真氣未盡所

以猶可救若遽斷其繩則氣不能還不得生又云自旦及暮雖冷猶可活自暮至旦則難活此謂晝則陽盛其氣易通夜則陰盛其氣難通又云夏熱易治氣雖斷而心微溫一日以上猶可活

夏日熱倒人法

暑月熱倒人昏迷悶亂急扶在陰涼處切不可與冷飲當以布巾衣物等蘸熱湯覆臍下及氣海間續續以湯淋布帛上令徹臍腹但暖則漸醒也如倉卒無湯處掬

道上熟土於臍端以多為佳冷則頻換也後與解暑毒藥若纔熟倒便與冷飲或用冷水淋之類即死舊有一法或道途無湯處即搗熟土於臍上仍撥開作窩子令眾人旋溺於其中以代熱湯亦可取效解者用白虎湯竹葉石膏之類凡覺中暑急嚼生薑一大塊冷水送下如已迷悶嚼大蒜一大瓣冷水送下如不能嚼即用水研灌之立醒路中倉卒無水渴甚急嚼生葱二寸許和津同嚥可抵飲水二升

集驗方

疝痺痺

湧疝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淳于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脉無五臟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氣疝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淳于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厥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脉左右各

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牡疝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淳于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膈下上連肺病得之內意謂之慎無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踔要癢寒汗出多即嘔血意復診之曰當旦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夕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意曰他所

診期決死生及所活已病衆多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
以對

肺消痺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淳于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意切其脉
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臟高之遠數以

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
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
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
銳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
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
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
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
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

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則死矣

腎痺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淳于意諸客坐未
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
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瀉腎及其

未舍五臟急治之方今客腎瀉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

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女見

建家京下方石京者窟
廩之屬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

起即復置之暮腰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許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以柔湯使服十八日而病愈

胃痺

古有患胸痺者心中急痛如錐刺不得俛仰蜀醫為胸府有惡血故也遂取生韭數斤搗汁令服之即果吐出胃中惡血遂差又蕭炳謂小兒初生宜與韭根汁灌之

吐出惡血長則無病驗韭能歸心氣而去包中惡氣治

胃中也

名醫錄

熱病氣

齊中御府長信病淳于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而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

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
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
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
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
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脾氣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淳于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意即示之
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膈塞不通不能
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
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
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
如是者死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
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
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

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
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
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
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
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
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

而以出見大風也

以上
史記

脾瘰

有病口甘者土氣之溢也名曰脾痺有病口苦者名曰
膽痺

胃疸

已食如饑者胃疸胃熱則消穀也面腫曰風足脛腫曰
水目黃曰黃疸

醫功報應

許學士

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

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
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
著復夢其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
盧唱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
一名樓材及注闕用升甲思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
詩中之言無一字差此則濟人之病急者也

聶醫善士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

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旁郡李偽稱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趨而出迨夜李復盛飾而就之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証事且還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剖其腹濯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可謂善士其人止六十壽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

世世賜子孫一名官婦人減筭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
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容往訪之聶
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室中
此唯婦人與吾知耳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聶死後
一子登科其孫圖南紹興中為漢中雒縣丞屬僂井喻
迪孺汝礪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此不復載

夷堅
志

用詭道以劫流俗

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

命舟自烏程走錢塘舍於靜邱中使人迎醫醫絕江至
杭既見欣然為治藥餌且云請以五日為期可以除根
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
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
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
懸其手盡許行橐為酬方許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
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間可使
之止約以萬錢及三鱸之報相次入室中施一鍼所苦

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如故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古之賢人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聲利率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坯挾刃之徒無異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為世警

泊宅編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孫大郎於紹興八年療漂水縣蠟山富民江舜明背疽因邀謝錢三百千之外復覓銀二千五百兩未許遂以紙撚點藥入瘡病甚致斃不一年徐

病熱哀叫不絕但云舜明莫打我數日死其子隨母改嫁其醫遂絕丁志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治癰疽操心亾狀病者瘡不盡先以藥發之忽一黃衣卒來持片紙示之云陰司追汝以藤杖點其背符大叫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隨手成大疽而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内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朱莘
老編脩妻避盜驚憂致疾陸誤投以小柴胡湯殺之源
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召之用功未效從出娼家飲索
錢并酒饌不與投以剛劑數十粒又殺之紹興九年陸
暴病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死

同上

醫僧瞽報

温州醫僧法程字無枉少瞽百端治之不愈但晝夜誦
觀世音菩薩名號如是十五年夢中聞菩薩呼之使前

若有物繫其足不可動菩薩嘆曰汝前世為灸師誤灸
損人眼今生當受此報難以免但吾憐汝誠心當使汝
衣食豐足遂探懷中掏寶珠滿手與之既寤醫道大行
衣鉢甚富至七十餘猶在申志

下胎果報

京師有一婦人姓白有美容京人皆稱為白牡丹貨下
胎藥為生忽患腦痛日增其腫名醫治之皆不愈日久
潰爛臭穢不可聞每夜聲喚遠近皆聞之一日遂說與

家中曰我所蓄下胎方盡數為我焚之戒子弟曰誓不可傳此業其子告母云我母因此起家何棄之有其母曰我夜夜夢數百小兒啞我腦袋所以疼痛叫喚此皆我以毒藥壞胎獲此果報言訖遂死

名醫錄

段承務

宜興段承務醫術精高然貪顧財賄非大勢利者不能屈致程忠惠公居常熟欲見之不可諉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來既回平江適一富人病來謁醫段曰此病不

過湯藥數劑可療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始許半
酬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求益至
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所獲西歸中塗夜夢一朱衣
曰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
二十遂勅左右捽而鞭之既寤覺脊痛呼僕視之捶
痕宛然還家未幾而死

已志

鮑君大王

明州人家女既嫁歸寧媵妾幽蘭從羣婢往後園挑菜

忽悶眩仆地言語無倫如有憑附扶至房半日方醒問其故曰吾必死矣吾前生是河北眼科醫有村媪獨處病赤目吾陰利其貲投轉藥殺之盡掩室中之藏外無一知者媪訴諸東嶽命逮治而吾冥數未竟不可尋索後二十年前身死又注生此州媪久抱恨泉壤復往訴嶽帝憐之擇健驥賫文書詣天下郡縣求訪殆遍末乃到浙東既至此將入城閭卒呵問示以文書卒曰是城隍符耳吾城中事乃鮑君大王主之城隍無預拒不得

入駛與媪迤邐至城外三十里高橋下潛伏累日別有
鬼吏從西來亦駐橋邊與媪駛更問訊吏曰吾正隸鮑
君為急足近往洞庭君山廟投書回幸此相遇吾極念
汝能從吾行當祈城卒令入也二人拜謝偕往果得入
徑詣鮑君殿下呈檄鮑君展視曰此檄城隍神也汝何
自而入駛悉以實告鮑君呼曩吏曰只差汝同追吏聲
喏挾駛媪同出數日不值一夕中秋街巷聞老婦燒夜
香者祝云有女子在某宅為從嫁其詞云云媪欣然曰

冤家可得矣趨至其居而門神不納又伏藏後園適審
認已為冥中所錄行且就逮宿世冤孽定無脫理家人
欲召巫史救之未暇滕自持刀剔雙目而死

戊志

醫不貪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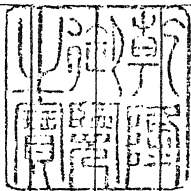
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經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
其妻召至引入密室中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
賣殆盡無以供湯藥之資願以身相酬醫正色拒之曰
小娘子何為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效切不可

此相污萬一外人知之非獨使某醫藥不效不有人誅
必有鬼責未幾其夫疾愈何澄一夕夢神引入神祠有
判官語之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慾為貪亂
良人婦女上帝令賜汝錢五萬貫官一資未數月東宮
得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乃應詔進劑而愈
朝廷賜錢三千貫與初品官自後醫道盛行京師號為
何藥院家

醫以救人為心

醫者當自念云人身疾苦與我無異凡來請召急去無遲或止求藥宜即發付勿問貴賤勿擇貧富專以救人為心冥冥中自有祐之者乘人之急故意求財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禍之者吾鄉有張彥明善醫僧道貧士軍兵及貧者求藥皆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來請召雖至貧下亦去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未嘗萌再携錢來求藥之心病若危篤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予與處久詳知其人為醫

而口終不言錢可謂醫人中第一等人矣一日城中火災周回藝盡烟焰中獨存其居一歲牛災尤甚而其莊上獨全此神明祐助之其子讀書乃預魁薦孫三二人皆龐厚俊爽亦天道福善之信然也使其孜孜以錢物心失此數者所得不足以償所失矣同門之人可不鑑哉



醫說卷十

缺

页